

难忘当年艰苦创业

■ 姚章雨



姚章雨在阅读《乐山日报》

今年是乐山日报创刊40周年。作为乐山地改市后,乐山日报建设和发展的参与者,当年艰苦创业的往事,至今难以忘怀。

我于1985年底被安排在市级乐山报社工作,1987年7月任乐山报社总编辑、党组书记,直到2000年。在全面主持报社工作的10多年间,报社发生了四个大变化:一是在一片占地30余亩的荒山上新建了印刷厂、职工宿舍、办公及生活设施等近一万平方米,每个职工都分到了住房,报社由无印刷厂、无职工宿舍、无办公地址的“三无”状态,发展到了有一千多万固定资产的经济实体。二是改活字铅排、平板印刷为卫星收讯、电脑照排、轮转胶印,极大提高了印刷质量。三是报纸升级扩容,1992年1月1日

起,《乐山报》更名为《乐山日报》,由周三刊扩容为周六刊;1995年5月又由四开四版小报改为对开四版大报,改黑白印刷为套红印刷。四是报纸发行面向当年全市17个区(市)县,由一万多份上升到五万份。

报社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当然也离不开报社全体职工共同努力。地改市之初,乐山财力有限,报社发展资金缺口很大,为加快发展,我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路子,同时积极寻求社会各界支持。有一次,我们打听到《人民日报》有富余的印刷设备,在主动与其联系后,报社便派专车去湖北襄阳地下仓库运回了胶印轮转机,这不仅节约了二十余万元,同时也彻底告别了铅与火的活字印刷,报纸印刷质量更是上了一个新台阶。再如,在报社基本建设中,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我们主动与驻乐进藏部队联系,派记者随车队采访,回来利用运输队车辆放空机会,捎回了价格低廉的大山木材。另外,钢材、水泥是工程建设所必需的材料,当时是“双轨”制,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相差很大,我们主动与省、市相关单位联系,争取到了计划指标,节省了很大开支。为了美化社区环境,报社动员职工义务劳动,大家去仁寿、并研农村购买价廉的葡萄、柑桔等树苗进行种植,不几年就开花结果,每年职工也都分享到了劳动果实。后来,报社绿树成荫、鸟语花香,1995年还被评为市风景园林先进单位。

现在新闻事业发展很快,我欣喜地看到乐山日报社这些年来发展变化很大,影响力日增,祝愿报社工作更上一层楼!

职业的责任与快乐

■ 孙雁鸣



孙雁鸣在工作

转瞬间,入职乐山日报社已十八年。值此乐山日报创刊四十周年志庆,顿想起自己与单位结缘之后的朝朝暮暮,慨然有叹。那些过往如镜头回闪,恍惚间,捕捉住了其中一幅。

那是2007年的初春,报社力推“峨眉山茶”。除了宣传乐山地界知名茶企,还需更多地了解乐山茶叶市场的整体带动效应,包括存在的问题。作为记者,我接受到了此项采访报道任务。

到峨眉山市采访报道茶叶市场,本应是一次普通的工作。殊不知,进入之后才发现,并非那么简单。首先,作为记者,需要对茶叶品种及其种植、采摘、加工、销售、市场等基础情况有所预知;其次,需要找到足以支撑报道的人物、事件以及逻辑链;最后,需要将所见所闻以客观冷静的“零度叙事”方式呈现。当然,作为从事新闻工作

多年的人,对于文本的撰写不存在问题,但对于采访,却千万不能马虎。任务当天,我赶到位于峨眉山市双福镇的大西南茶叶市场时,已是下午时分,茶叶交易接近尾声。他们告诉我,茶叶交易一般都在凌晨五六点钟进行,要采访必须赶早。

为了保证采访的效果,我在当地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当天晚上在旅馆,我查找了许多相关资料,并做好笔记。第二天凌晨,闹铃一响,我立马起床叫上出租车直奔茶叶市场。初春的峨眉山茶叶市场人流熙攘,生意十分红火。我欢喜不迭地拍照、询问,一直不停地直忙到上午十点钟左右,亲眼见那些茶叶发航运,远去了江浙闽赣及日本等地。获得大量一手资料的我很是兴奋。接下来,我选择性地采访商家,了解购销、产销情况,然后到政府部门了解协调、管理以及统计数据,期间还坐摩托车深入山中,查看茶园,询问种茶户的收入及诉求……采访延续了两天,但最为关键的就是凌晨在交易市场的见闻。

有了厚实的采访和大量的基础数据,接下来的写作过程便十分轻松愉快。不久,我采写的关于峨眉山茶的系列报道,以及作为记者有感而发的《采访手记》,相继在《乐山日报》重磅刊出,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也为全市打造“峨眉山茶”地理标志产品的构想,起到了参考和促进作用。

此次关于峨眉山茶叶的采访,只是我作为媒体生涯中一次平凡的采访,但在这个平凡中,我做到了一名记者对于职业的责任和敬重,体会到了来自工作的快乐和成就感。

十天溯源路漫漫 报旗飘扬三江源

■ 罗晓玲

乐山日报40岁啦!作为这个温暖大家庭中的一员,我感慨万千,从一名新入职的新闻“小白”,到一名成熟的记者,从青涩到从容,成长之路,是母亲一样的乐山日报一路伴随。数年的记者生涯,许多采访经历令人难忘,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09年那次路程最远、历时最久、最为艰难的采访——寻找三江源。

乐山中心城区地处三江汇流之处,三江水滋养着这里,而三江源在哪儿?作为乐山日报社旗下的报纸——《三江都市报》前身《乐山晚报》勇担重任,推出《寻找三江源·大渡河篇》大型策划报道,献礼2009年5月18日《乐山晚报》更名《三江都市报》。

2009年5月14日,我和当时的同事王明平、刘宗明组成“寻找三江源”特别报道组,从中心城区三江汇流处出发,沿大渡河一路西行,途经汉源、石棉、泸定、丹巴、金川、壤塘、色达、班玛、久治,寻访位于青海省境内的大渡河东源源头。长途跋涉,对于业务能力和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一路上,除了必要的睡眠休整,我们几乎都在赶路、采访、写稿,我们记录下沿途的风土人情,有趣的人和事、城乡发展与旅游等,描绘了汉源花椒、大樱桃经济,采访了救火英雄少年赖应的同班同学,探访了丹巴的美人……进入青海省境内,海拔逐渐升高,气温越来越低,道路越行越险,刚开始我们还能住上小旅店,后来只能搭帐篷露营。

5月23日上午,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哇尔依乡当地向导的引路下,我们的采访车



火红报旗飘扬在大渡河源头

沿土路、湿地前行约50公里,便再无道路可行。所幸,我们发现了一处牧民人家,经过主人同意,我们在闲置的羊圈里搭起了帐篷。谁知,当天傍晚冰雹来袭,气温急剧下降,即使有睡袋的包裹,我也是手脚冰凉,整夜无眠。

5月24日上午,天空飘着雪,我和同事一路溯流而上,朝“无人区”进发。丢失睡眠后的疲惫和4000多米的海拔,“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然而,源头就在前方,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我们坚持向前。上午10时28分,我们终于到达大渡河东源源头,并把《三江都市报》报旗插在了这里,也将本报“寻源求真”的精神留在了这里!

时隔11年,这种“寻源求真”的精神仍然激励着我行走在新闻事业的道路上。做时代的记录者,我们脚步从未停息!

时光难忘

惊叹、惊心、惊险 ——千里川藏行采访追忆

■ 邵其乐



邵其乐在阅读《乐山日报》

1995年9月,我与报社另一名记者随解放军驻夹江某部汽车团踏上千里川藏线,进行了为期20天的采访,其惊叹、惊心、惊险一路相伴,退休至今仍难以忘怀。

东起成都、西至拉萨的千里川藏线不仅是我国西部经济大动脉,更是国防生命线,沿途高山大川、景色壮美。二郎山的巍峨、泸定桥的沧桑、康定城的多情、然乌湖的静谧、邦达草原的彩虹、拉萨城的古朴,无不让人惊叹。而让我更为惊叹的是,汽车运输团的官兵那种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钢铁意志和无私无畏勇向前的革命精神。为保卫国家安宁、人民幸福,他们舍身忘死,克服千难万苦,日夜奔驰在这条西部奇路上。他们的事迹在2000年被拍摄成12集纪录片——《兵车西进》在央视播出,感动了千百万观众。

千里川藏线道路艰险、气候恶劣,汽车兵随时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当我们翻觉巴山、穿东达山、下怒江山时,军车闯过左拐弯转、急弯连急弯的99道鬼门关。在一个隘口,有10年驾龄的汽车老兵在暴雨中看见前方沙石滚落,他一脚油门百米冲刺,刚好躲过一块数吨重的巨石。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让我们出了一身冷汗。老兵说:“慢一步,就去见马克思啰!”

9月28日,我们到达了谈虎色变的102道班险道。这里有一座由松散泥沙杂混的大山,一遇大雨便泥沙俱下,毁路阻道。我们到达时,这里已被堵了七八天,听说前两天已有几辆车掉了万丈深渊。在地方和军方的协同下,我们用横木搭桥勉强通行。汽车团团长告诉我们:3100多公里的川藏线,从1951年至1954年由11万解放军和民工参与建设,期间平均每1公里就会牺牲1人;1964年至1995年,汽车团已经牺牲了100多名指战员。

这一路所见所闻让大家内心无比震动,我们先后写出了14篇《千里川藏行》系列报道在《乐山日报》刊出,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这次采访不仅让我们受到了灵魂的洗礼,见识了解放军普通官兵的真性情,同时丰富了我们的新闻经历。不久之后,我们又先后写出了的此次采访的后续报道:《与伟人之子的一面之缘》《路碑》及《雪域彩虹》。这些稿件被省内多家媒体转载,其中《路碑》获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

这次千里川藏行的采访经历,正是“涉深水抓大鱼”的真实写照。

曲别家的泥巴地铺

■ 宋雪



宋雪和曲别家的孩子们一起

离马边彝族自治县城十几公里的建设镇湾儿沟村,曾是一个不通水泥路的纯彝族村寨。2015年11月彝历新年到来,外出打工的人们陆续返乡过年,那时我来到毕摩曲别阿五家“借宿”3天,同他的家族成员一起,体验了一个传统而温馨的彝历新年。

曲别家族聚居在湾儿沟村的苗尔干(小地名),这里群山环绕,仅有一条狭窄而崎岖的土路可以进出。上山那天是“觉罗基”(即彝历新年头夜),山里刚下过雨,车辆缓缓颠簸着前行,我紧靠的车窗外就是悬崖。在山区开驾车的司机师傅说,这样的路,连他都得小心翼翼。

湾儿沟村基础设施薄弱,属省定贫困村,那时的苗尔干山头还看不到一条硬化路。沿路乘车摇晃着来到曲别阿五家,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并开始带着大家挨户串门。

曲别阿五是村里的毕摩,所以前来拜访祈福的亲友络绎不绝,没有空余的房间,为了不打搅老乡,我便与其它客人一同在堂屋打地铺。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年代久远,屋内全是泥巴地,我们将塑料膜铺在底层隔潮,再铺上棉絮,一个简单的泥巴地铺就做好了。

11月下旬的山区天气寒冷,曲别阿五送来温暖的棉被,让我们睡得暖和,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泥巴地铺,让我至今难忘。躺在泥巴地铺上,望着光线黑暗、年久失修的房顶与墙壁,看到村子的贫穷与落后,我的心里百感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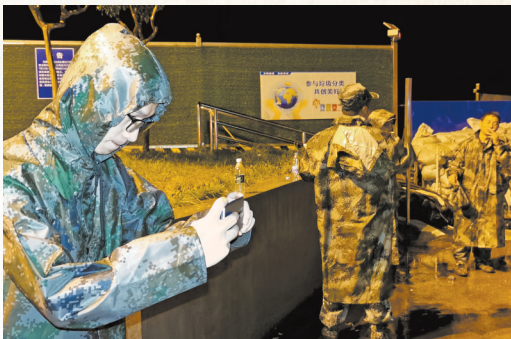
杀猪、拜年、团聚……3天时间里,我跟着曲别家的老老少少共庆彝历新年,到了“朵博”(即彝历新年第二天),曲别家族9户人还举行了为小朋友祈福的“阿依社日”活动。吃一口猪脚、喝一口泡水酒,盛装的曲别家族,让我深刻感受到传统彝族文化的魅力与底蕴。

接下来几年,我没有再去过湾儿沟村,当我再次得知它的消息时,那里已经家家户户通了硬化路,并发展集体产业种起了红心猕猴桃。通过实施彝家新寨建设、易地扶贫搬迁等,湾儿沟村已经“旧居变新寨”,老乡们屋里的泥巴地变成了水泥地、瓷砖地,曾经难忘的泥巴地铺,也成为脱贫奔康、日子越过越好的对比和见证。

乐山日报已经走过40年,而我只经历了其中8年,作为记者,我们不仅是新闻事件的报道者、讲述者,更是乐山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用文字描述城乡变迁,用镜头记录点滴变化,我想,这就是新闻人最自豪、最难忘的记忆吧。

我在乐山大佛脚下

■ 白建伟



白建伟在暴雨中采访拍照

我从小就怕水,在故乡崇州生活了18年,我从未经历过洪水,对洪水的所有印象都来自电视新闻。

2020年8月15日至8月18日,乐山市遭遇暴雨洪水过程。8月18日,青衣江、岷江乐山段发生超警戒超保水位,青衣江夹江水文站洪峰最高水位414.71米,为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洪水重现期百年一遇;岷江五通桥水文站洪峰最高水位345.63米,为1953年建站以来的最大洪水,洪水重现期50年一遇。

是的,洪水来了!

8月16日下午,岷江水位猛涨,中心城区滨江路南段观佛楼一带的江水已经开始倒灌。我赶到乐山港时,交警已经在附近实施交通管制。在表明身份后,我越过警戒线涉水向观佛楼行进。江水持续倒灌,每往前走一步,水便深一分,我的恐惧也加深一分。

“我是一名记者,我是一名记者,我不怕……”我不停地在心里默念,脚步也继续向前。最终,我成功传回了滨江路南段受灾情况的一手资料。

8月17日下午,在采访完中心城区致江路和王浩儿街受灾情况后,乐山军分区的吴学文同志给我打来电话,称乐山军分区将于当晚紧急集结120名民兵前往乐山大佛景区保护佛脚,邀请我跟随民兵进行采访。

当晚7时许,我随吴学文到达乐山大佛景区,这时,120名嘉州民兵早已在这里集结待命。下到佛脚平台后,空中开始飘起细雨,望着奔腾的岷江水,我一阵目眩,双手几乎不受控地抓紧护栏。转过头,我看见现场指挥人员正和景区文物保护专家商议佛脚保护方案。短暂的讨论过后,保护方案确定:为防止江面上涨冲刷对大佛造成伤害,民兵们需在两个脚踏四周围起近两米高的沙袋。

接到任务后,民兵们迅速投入“战斗”,装沙袋、传沙袋、垒沙袋……一包包沙袋如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般被传送至佛脚平台,并被整齐地堆放在脚踏四周。晚间9时许,毛毛细雨变成瓢泼大雨,从大佛身上流淌下来的雨水已经汇集成了一条瀑布,我的眼镜已经模糊,雨衣遮蔽下的衣裤也早被浸湿。一阵阵寒意袭来,我拍照的手不住地颤抖。

8月18日凌晨1点,经过120名民兵近6个小时的冒雨奋战,佛脚保护任务圆满完成。

采访结束后,吴学文送我回家。途中,我随口说了句:“民兵们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还不行,大家还要返回集结点继续待命呢。”吴学文紧盯着前方,“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

我心里一怔,没有接话。

下车前,吴学文向我表示感谢。“不用谢,这也是我的职责和使命!”我回答得很干脆。

我要当“万能”的乐报新媒体人!

■ 王竹筠



王竹筠和同事在直播

图文、视频、直播……新媒体对新闻呈现的方式多种多样。我是乐山日报新媒体发布中心编辑王竹筠,就直播而言,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在第二届茶博会上。

跟以往的图文直播不同,那场直播以视频出境的形式进行。我从幕后编辑化身台前主播,身临其境带大家逛茶博会展馆,与网友实时互动交流,成为了当天最抢镜的直播媒体人之一。直播结束后,众多参与直播逛馆的粉丝也纷纷称“过瘾”!

无论是新闻现场,还是政务活动,如今都能通过视频直播得到更为精彩的呈现,这种“面对面”的直播形式无疑已成为现下新媒体传播的重要途径。在网络媒体迅速发展的当下,我们“万能”的乐报新媒体人会一直走在充实和突破自己的道路上!